



婢女春紅

BINÜCHUNHONG

林 希 著



婢女素红

林希 著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婢女春红/林希著. —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
2001.12

ISBN 7-80504-827-4

I. 婢… II. 林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5851 号

婢女春红

林希/著

出版人/刘文君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)

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2 字数 220000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000

ISBN 7-80504-827-4

I·186 定价:18.00 元



林希近照



婢女春红



家贼



天地玄黄



五先生



喜鹊姑姑



铁路警察

目 录

婢女春红	3
家 贼	69
天地玄黄	109
五先生	173
喜鹊姑姑	239
铁路警察	309



婢女春紅

每一个奴婢都有一本功劳簿。

1

堂堂男子，生而为奴，实在也是可怜可悲。远古之年，群落相争，胜者烧杀抢掠；败者，男为奴，女为婢。由此，中国便有了奴婢。而且，中国的历史有多少年，中国的奴婢也就存在了多少年。只是，这里要说明的是，奴婢不同于奴隶，为奴隶者，可以“起来”，而为奴婢者，却又不肯起来。他或者是她，就是要凭着自己的这本功劳簿，无论主人的权势有多大，也无论是主家的门楼有多高，他或者是她，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出出进进，也敢于在门口说三道四，为什么？他或者是她，在这个家里虽然只是奴婢，但却是有功之臣。

我们侯姓人家是天津卫的一家大户，祖辈上出过大官，到了我祖父这辈，虽说是不入仕了吧，可是在天津卫也还是有权有势的人物。我家祖父只坐在家，历届的天津市市长到任之后，第一件事，就是专程到我家来，拜会侯老太爷，然后，这位父母官大人才到任再烧他那三把火。何以这位侯老太爷就有这么大的威风？说不清。这，你只要看一看我们家大门门楣上的那一方木匾，你也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，那一方木匾上面只写着四个大字：“佑我黎民”。什么人物居然可以保佑天津卫七十二沽黎民

百姓的平安？侯老太爷。

我们家这么大的派儿，满天津卫，上至当今父母，下至平民百姓，直到青皮无赖，地痞流氓，哪一个敢在侯家门外耍威？又哪一个敢在侯家院里喝五吆六？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我们家的老仆：吴三代。

吴三代是什么人？不是告诉你了吗，他是我们家的仆人，也就是我们家的奴仆。而奴仆，那就是主家的私有财产，可以买卖，可以打骂，他等那是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的。而对于如吴三代这样的家奴说来，就是被主家活活打死了，官家都不能过问，那就和打死一条狗一样的。过去的一句老话，你还不如一条狗，骂的就是这类奴仆。

但是，吴三代就不同，在侯家府邸里，吴三代就是半个主子，他不吃大灶上做的饭菜，他和主家吃一样的饭菜。不同的只是吴三代不上正桌，他自己在厨房里有一张小桌，一日三餐厨娘给他早早地摆好饭菜，晚上还有一壶老酒，酒足饭饱之后，吴三代回到他自己的房里，小下人们还要为他端来一盆洗脚水，他要舒舒服服地烫烫脚。估摸着吴三代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，我们这些小弟兄们才来到下房找吴三代说故事。吴三代知道的事情真多，从上古开天辟地，到如今的民间传说，他一讲就是一个晚上，直到我们各个房里的妈妈到下房来把我们找走，我们还是不舍得离开吴三代。这时吴三代就哄着我们小弟兄说：“明天早早来，我给你们说老家捉‘仓官’的故事。”

这里，要说明两个词，第一，“妈妈”，这里的“妈妈”可不是我们的母亲，我们管母亲叫娘，“妈妈”指的是我们房里的女佣人。譬如我们房里的女佣人姓陈，我们就叫她是陈妈，婶婶房里的女佣人姓张，我们就叫她张妈。当然，各房里的女佣人也有没出嫁

的,这就不能叫“妈”了,对于这类没出嫁的女佣人,我们就直呼她的名字,后来母亲房里的女佣人,也就是吴三代的女儿,没有出嫁,我们就叫她春红。第二个词:“仓官”,就是田鼠,没有什么好多说的。

女佣人,旧称为婢,但自从共和以来,“婢”这个称呼没有了,就说我们家吧,也没有人深究这类人是什么地位,也没有一个名分,就是各房里的“人”了吧。你瞧,这不就是平等了吗?有皇上的时候能这样吗?

如此,有些话也就说清楚了,吴三代是我们家的老仆,吴三代的女儿又是我们房里的佣人,这样吴三代就有两代人在我们家为奴为婢了。不光是他们父女两个人呢,吴三代的父亲原来就是我们家的老奴。

如是,就要说到吴三代的功劳簿了,吴三代所以在我们家享受特殊待遇,究其原因,那要从吴三代的老爹说起。吴三代的老爹叫什么名字?没有人对我们说过,我们只见老人们说起他时都带着几分敬重,大家称他是老吴叔。

这位老吴叔在我们家当差的时候,我们都还没有生出来呢,那时候我母亲都还没有进侯家的门,若不,吴三代每逢不高兴的时候就甩闲话:“你才来了几天?”那意思明明是说,他吴三代在侯家已经是开山老祖了。

老吴叔在我们家当差的时候,只有三十岁,开始也就是一个仆人罢了,每天只做些粗活,按年从账房领一份工钱。此外呢,平日,他们是连主子的面都见不到的。据老祖父对我们说,老吴叔在我们家当差,那是非常认真肯干的,无论分给他什么重活,他都会好好地去做,从来没让主家挑出过半点差错,在我家几十名仆佣之间,老吴叔是最勤快的一个。星移斗转,转眼之间,老

吴叔在我们家干了十多年，他已经四十多岁了，这时我们的老太爷就把他找到内府来做些零活儿，因为内府里也有些重活，那是女佣人做不了的，可是年轻的男仆人又不能让他们进内府，如今老吴叔四十多岁了，当了这么多年的差，也看出是个老实人，这样就把老吴叔招到里面来了。老吴叔进到内府之后，各种活计做得更加认真。让他看夜，他能一整夜不眨眼地各处查看，经他查看出来的事端可是为数不少。一次在后院佛堂，也不知是谁上香之后没有等香烧完就离开后院径自去了，夜里一阵风把香火吹到了柴垛上，幸亏老吴叔发现了，这才避免了一场火灾，想起来就让人后怕。

老吴叔在我们家待的时间越久，做的活越多，他的功劳簿上记的功劳也就越多，渐渐地他也快成为一员功臣了。这时老吴叔不仅按年从账房里领一份工钱，他还不断地得到全家人的各种赏钱。因为各房里无论让老吴叔做什么事，主家都要多少给他一些报酬，老吴叔把这些零钱存起来，每年回家时就带回家去，听说老吴叔已经在乡下买了好几十亩地，凭着这些田地，他是完全可以在家里享福的，只是乡下人的传统，只要有能挣钱的地方，就不吃家里的饭。这样，老吴叔还是在我们家里当差。

那是在我父亲才六岁时发生的事，那一年天津发大水，也不是整个的天津卫全被水淹没了，只是大河里的水太大，河水涌上了河面，连平日走车过人的大桥上，都是半人深的水，这样，天津河东河西就断了来往，谁也不敢过河，明看见大桥的栏杆横在水面上，可是谁也不敢上桥，只怕一个浪头打过来把人卷走，因为河水的流势是太猛了。

偏偏这时我父亲得了一种什么病，而我们家又住在河东，遍河东的医生全请到了，服了不知有多少药，可就是不见效应，眼

看着人是一天天地就要不行了,这时可真是急坏了我的祖父和祖母,他老二位每天只守在父亲的小床旁哭,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。偏这时,也不知是谁说了个主意,这个人说就在河西有一位老世医,专治我父亲得的这种病,而且人家是药到病除,保证能把小哥的病治好。可是,谁又能过河去把这位医生请来呢?再说就是你派人去请人家,人家也不肯跟你来呀,那一大半被淹没在水下的大桥,有谁敢过?你总不能让人家医生舍下自己的性命,来救你家小哥的性命吧?没有一点办法,眼睁睁就只有看着孩子夭折了。

恰这时,就在我的父亲眼看着就要不行的时候,一天早晨,老吴叔一步闯进了屋里来,好在他已经是老仆了,祖母也拿他当自家人看待,所以也就没有喝斥他“何以如此放肆”。

“老太爷……”老吴叔闯到屋里之后,咕咚一下就跪在了祖父祖母面前,他向着我家老祖父祖母施了一个大礼之后,这才说道,“二位主子,老吴头这许多年在府上吃闲饭,总也没有个报答主子恩德的时候,如今你老二位若是信得过奴才,你老就让奴才过河去把那位医生请过来吧。你老放心,奴才知道,有那等心怀叵测的人想赖主子一笔钱财,他等就越是想要在这时刻向主子敲诈。明说是去做什么事,其实只是铤而走险,就是舍出了性命,也给自己的后辈挣出了吃喝。只有我吴老头一片忠心,我过河去请医生,请到了不要主子一文钱的赏赐,半路上倘若被大水卷走,现在我就给主子立下字据,不要主子的一文赔偿,我就是看着小主子不能就这样没有了救治,就是舍了我一家人的性命,也要把小主子的性命保下来呀。”

“可是,如今就连大桥之上都是水深过腰,你又该如何走过去呢?”老祖父自然希望能有人肯过河把那位医生请过来,此时

听到老吴叔自告奋勇要去河西请医生，他便急切地向老吴叔问着。

“老太爷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昨天奴才到河边去过，本意是想雇一只船的，可是河水太急，如今已是连船都不敢渡了。只是看着看着奴才忽然突发奇想，我想人们为什么不敢在桥上走呢？”

“不是怕水势太猛吗？”这时我的老祖父对老吴叔说，“已经有许多过桥的人被河水卷走了。”

“对了，奴才也听人这样说过。”老吴叔回答着说，“可是，奴才又想，倘若过河的人在腰间系上两个大铁球，再细心的抓牢大桥的栏杆，那水势就是再大，该也是不会被冲走了的吧？所以你瞧，奴才早找了两个大铁球，一个足有五十斤，把这两个大铁球系在腰间，我想水势就是再大，我也是不怕了。”说着老吴叔还给老祖父作了一个表演，好让老祖父相信他必能完成任务。

“不行……”老祖父还是不相信地说，“就是你过得了河，那医生也是不肯随你过到河这边来的。”

“老主子，你放心吧，只要我过得去河，我就能把老世医请过河来的。我给他下跪，求他救我家小主子一条性命，我保证让他过河的时候滴水不沾，我把他背过河来，事成之后，我再把他背过河去，这一来一去，倘若衣服上有一个水滴，就撕下我一块人皮来给他赔偿。老主子，你就让我去一趟吧！”说着，老吴叔连连地向老祖父央求，就像是救他自己的亲人似的。

老祖父见老吴叔如此诚恳，求医心切，他也就只能答应让老吴叔去冒一次险了。这时，我家的老祖父从柜里取出两只金元宝，随手交给老吴叔说：“过河之后，见到医生，你只管对他说，这两只金元宝只是一点表示，孩子病好之后，我一定另有重谢。”说

罢，老祖父就把这两只金元宝交给老吴叔，让他带在身上过河请医生去了。

老吴叔走了之后，我家的老祖父和老祖母只看着荷兰国的大珐琅座钟等消息，过了一个钟头，又过了一个钟头，就是一点消息也没有。等呀等呀，一直等到天快亮了，还是不见老吴头回来。这时家里的人就有人说话了，有的人说老祖父太相信老吴叔了，他是看着我们一家人着急，就起了歹心想坑钱，老祖父也是太心善，只凭他一说就把两只元宝交给了他，说不定，他拿上这两只元宝跑走了呢。七嘴八舌地自然说什么的都有，老祖父只是一双眼睛看着我的父亲可怜的样子，万般着急，他已经是坐在椅子上坐不住了，便在房里转过来转过去地匆匆走着。

“咕咕咯”一声鸡啼，天亮了，这时小床上我的父亲大人忽然睁开眼睛，向我祖父和我的祖母二位大人说了一声：“父母亲大人，孩儿去了。”说罢就闭上双眼，再不出声了。

“我的心肝宝贝儿子呀！”当即，老祖母就哭了起来，我的老祖父也是慌了手脚，只是一个劲地大喊：“来人呀！来人呀！”呼啦啦满宅里的上下人等全都跑来了，可是祖父又说不出把这些人全都叫来有什么事，大家就这样呆呆地立着，谁也不敢出声。

“快让开路，医生来了！”也不知是谁一声大喊，人们立即闪出一条路来，随之一阵风，老吴叔背着一位医生从大门外跑了进来。那医生进到房来，什么话也来不及说，他只往我父亲大人的小嘴里塞了一粒药丸，然后才坐下来给我的父亲大人把脉。也真是神医可以妙手回春了，就在这位老世医给我的父亲大人把脉的时候，只见我的父亲大人嘴巴动了一下，我的老祖母俯下身去一听，立即传出话来说：“他要喝水。”

天爷，小爷说话了，起死回生，侯家的小少爷病情好转了，立

时就有人送上了水来,有温的,有烫的,有冷的,各种温度的水都有,只由我的老祖母选用,你就说说,这家里的仆佣多了,是多顶用吧。可不像如今我这个样子,想喝一口水,就要自己走到厨房里去倒,提起几只保温瓶,里面全是空的,才问一声:“里面怎么没有水?”立即就是一番臭骂:“早就对你说该烧水了,你装聋。渴死你个懒虫。”你说,这若是原来的时候,能够是这个样子吗?没了王法了!

医生看过病之后,又开出了方子,立即就有十几个人自告奋勇地要出去买药。当然,不多时,药就买来了,也当即就煎好了,送上来,让小爷服下肚里,没过半个钟头,小爷的嘴角一动,他先生笑了。这时医生对我的老祖父和老祖母说:“孩子算是得救了,你们只要把这几副药按时给他服下,三天之后,保证他能吃些东西的,只是你们万不能给他什么东西吃,一定要饿他三日,直到他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,你们再给他一碗老米粥喝,千万记住,一个月之内,不能给他肉吃。”明白吗?我父亲大人得的病就是由吃肉太多引起的。

嘱咐过这些话之后,医生还要回家,他怕家里人不放心,一定要立即回河西去。老吴叔请医生来的时候,早就说好了的,看过病人之后,当即就送医生回家,二话不说,老吴叔背起医生就走。这时有人说了一句话:“别背了,车子备在门外了。”可是车子也只能把医生拉到河边,过河还是要老吴叔把医生背过去。

就这样,一辆胶皮车拉着医生,老吴叔跟在车子后面,他们就这样走了。老祖父还给了医生一笔钱重谢,还再三地说了感谢的话,这才送医生出了家门。

眼看着孩子的病情好转,一家人都开心得忘了送医生回家的事。只到了晚上,老祖父才想起问一句:“老吴头回来了没

有？”这时，大家才想起，老吴叔一行人已经离家有一整天时间了。

赶紧派出人去找！老祖父才要派人，这时，门外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，大家一看，原来是刚才拉车的人夫。这个拉车的人夫神色万般恍惚，上言不接下语地对老祖父说：“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，老吴叔让大水给卷走了！”

“怎么？你说什么？”老祖父一听，当即就慌了，他赶忙向回来的人问着。

一五一十，拉车的人向老祖父述说了老吴叔遇难的经过。

胶皮车把医生送到河边，老吴叔把医生背在背上，又在他自己的腰间拴牢了两个大铁球，这才双手抓牢大桥的扶手，一步一步地向对岸走过去。拉车的人说，他眼见着老吴叔走过桥去的，他还看见老吴叔走上了对面的河岸，把医生背在背上，快步地向远处走去了，那就是他送医生回家了。过了好长时间，拉车的说：我想等老吴叔回来，就把他拉回来吧，这一趟他也够累的了。只是，等呀等呀，终于看见老吴叔的影子了，也见他扶着大桥的栏杆下了大河。只是，好大的一个浪头呀，哗地一下，就把大桥拦腰冲断了，只见天塌一样，一座大桥就从中间分成了两截，那拉车的人还说，他眼睁睁地看见老吴叔一双胳膊向上摇了两下，然后就不见了，老吴叔被大水给卷走了。

.....

我父亲的病好了，老吴叔却死了，老吴叔以自己的一条命，换下了我父亲的一条命，自然也换下了后来我的一条更小的命，你说说，我们一家人该如何感谢老吴叔吧。当然，我们要给老吴叔家一笔钱，一笔数目很可观的钱，幸好老吴叔的尸身在挂甲寺认出来了，因为天津的挂甲寺有一个大漩涡，无论在哪里淹死的

人，都要在挂甲寺漂上来，如此才不致于让尸体入海。这样总算把老吴叔安葬了，我们也算对老吴叔的后人吴三代有个交待。

本来，到了吴三代这辈，他是完全可以不到我们家来做仆人了，老祖父给他在乡下买了四十亩地，让老吴叔的后辈有了保证。当然，就为了这四十亩地，后来吴家的后辈人当上了地主，几辈人挨改造，很是脱胎换骨了好几十年，其实这个吴姓地主，是我们家给造就的，也算是为革命做了一点贡献，为农村提供了一个反面教员；因为我是我们家为城市人提供的反面教员，不是得城乡兼顾吗？所以也就要早早地给农村预备一个。

不过，据吴三代说，在乡下做地主，绝不比在城市里给我们家做仆人舒服，当地主，也要早早地背着个粪筐出去拾粪，也要下地干活，也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，根本就不能拿鞭子打农民，也不能强奸妇女。乡下的地主，如果说他们和农民有什么区别的话，那也就是每逢过年，地主有一件棉长衫穿在身上，而贫苦农民，则还是小棉袄，别的，也就全都一样了。后来说的那个把喜儿逼成白毛女的地主分子黄世仁，那不光是地主，那是恶霸，是土匪。有皇上的年头，那种人也是要杀头的，只是国民党太腐败罢了，才没人管这类的坏蛋，他可是给地主人家的脸上抹了黑了。

吴三代把他的四十亩地租出去，自己到我们家来过半个主子的生活，他是有功之臣的后人，自然要享受特殊待遇，当然他是不会做重活的，也就在院里各处关照关照罢了。前面说了，他和我们吃一样的饭菜，住一样的房。不过那时候在房子上似乎不分等级，不像现在，什么级住什么房，还有什么不同的设施，正级的有洗澡间，副级的有座式马桶，处级以下的全是蹲坑。那时候人们的觉悟太低，房子呗，给三代一间，就这样吴三代一个人